

120



C 10-5 2

# 二人转史料

第二集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吉林分会

一九七八年 长春

## 前　　言

李青山是我们吉林省的二人转老艺人，也是东北地区很著名的二人转老前辈。他热爱党，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，热爱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，热爱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。一直到他临终之前，他还反复地说：“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，我早就变成一把骨头了！”

在万恶的旧社会，李青山和其他民间艺人一样，受尽了地主、官僚的压迫、剥削和污辱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：“苦辣酸咸尝了个遍，就是没有甜。”

东北解放后，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，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文艺工作。三十多年来，为党的文艺事业，为二人转艺术的继承、革新、创造、发展，为培养青年演员，为新剧种——吉剧的创建，都作出了一些贡献。

这本“史料”的第一、第二部分，是根据他的口述资料，由王兆一同志整理出来的。第三部分，是一些同志对他的回忆文章。我们一并编印成册。供同志们研究、参考。

编　　者

一九七八年十月

一九六二年六月二日，敬爱的周总理于吉林市宾馆接见永吉县二人转演员。在接见时，周总理说：“劳动人民的艺术，要很好地发展。”





一九六二年，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、吉林省文化局局长高叶等同志，到吉林省戏曲学校观看李青山做二人转示范表演。



李青山做二人转表演。

一九六〇年，李青山在吉林省戏曲学校教授学员苦练二人转基本功。



一九六一年，李青山同二人转老艺人程善发、王云鹏合影。



李青山同志（一九五八年摄）



## 目 次

### 我演二人转

——李青山谈艺	王兆一
一 二人转的来历	( 1 )
二 二人转的唱词	( 7 )
三 二人转的唱法	( 21 )
四 二人转的说口	( 30 )
五 二人转的表演	( 46 )
六 二人转的午蹈	( 60 )
七 二人转的小调	( 66 )
八 二人转的练功	( 70 )
九 二人转的绝活	( 76 )
十 二人转名艺人	( 79 )

### 死里逃生，苦尽甜来

——李青山小传	王兆一
扁担一条，豆腐一块	( 91 )
饥寒交迫，穷苦难挨	( 91 )
苦学艺，学艺苦	( 92 )
我的师傅——张相臣	( 94 )
我师傅的师傅——赵富	( 95 )
“铺地红”和“铺地砸”	( 96 )
“大金镶玉”是咋来的?	( 97 )
“大机器”又是咋来的?	( 98 )
人不亲，艺亲；艺不亲，呱哒板还亲	( 99 )
摊了“人命”	( 101 )
打得欢，不如交得宽	( 102 )

要吃江湖饭，大伙把活干	( 103 )
“抄街”、“上牌子”	( 104 )
花子过年	( 107 )
“我们愿意听胳膊粗力气大的”	( 108 )
“唱吧，我们听着心里亮堂”	( 109 )
“不行啊，快躲躲吧”	( 111 )
翻身得解放	( 113 )
参加担架队	( 113 )
慰问民工当了一等模范	( 114 )
在文工团开了窍	( 115 )
共同的愿望	( 116 )
进北京	( 117 )
师徒之间	( 120 )
退休以后	( 120 )

## 回忆李青山

### 回忆在舒兰的时候

——为悼念李青山同志而作	王化长 ( 123 )
党的好宣传员	于永江 ( 126 )
回忆和青山哥一块唱唱的时候	刘士德 ( 128 )
忆李老师	于乃昌 ( 131 )
忆恩师	王悦恒 ( 134 )
深切的怀念	白万程 ( 138 )
追忆青山老艺人	徐昶奎 ( 140 )
诲人不倦的严师	高 茹 ( 151 )

“沙里淘金，匠心提炼” 王兆一 ( 153 )

## 二人转的来历

二人转是我国东北地区土生土长、土香土色的民间艺术花朵。

“一方水土，一方唱法。”①

“吉林二人转唱也硬、午也硬。场框、手帕、玉子板、大板、扇子，等等都有讲究。”②

“江东的江湖一棵菜，去了三年学不一半。”

“就你这两下子，还敢上江东？”

“不错了，你可以上江东了。”

这些嗑，都说的是吉林二人转不白给，有特点，有独到的地方。

下面，先谈一谈吉林二人转的来历。

### 吉林二人转的根

要论二人转，在我小的时候，早就有了；不光有，而且已经成型。③④

从我的耳闻眼见来说，二人转的来龙去脉，不外是两股绳拧在一起的。东北的民歌小调和大秧歌是它的根儿。关里来的莲花落、凤阳歌给它加了枝，添了叶。如果换一句话说，那就是，东北人民的社会生活是它发生发展的源泉。外来的姊妹艺术给了它一些借鉴和营养。

---

①②均见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出版的《二人转史料》第一集108～109页。

③“北平原有的俗曲，大半是由外地输入的……东北由辽、金、清输入打连厢、倒喇、群曲、蹦蹦等。”（见李家瑞编著《北平俗曲略》）

④“李春盛说：在他十六岁的时候，到锦州去，遇见了宁远县蹦蹦艺人也叫李傻子的；李春盛就向他学习蹦蹦，并带回关内来演唱”。（见胡沙著《评剧简史》）

它的根儿是深深地扎在农村，扎在劳动人民的心里的。老艺人们常说的：“五谷杂粮认不全的人，庄稼苗分不清的人，就别想唱好唱。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这里所说的唱，指的就是二人转。

二人转的演演唱唱，由于受东北大秧歌的直接影响，多半是秧歌脚、秧歌步。过去，艺人们白天跑完了大秧歌，不卸装，下晚就到屋里唱民歌、唱小段。有的时候，还在唱里加杂一些在地头地脑东一耙子西一扫帚、张家长李家短闲扯出来的故事和笑话。打这儿，说口艺术也就出来了。

在旧社会，吉林一带逃荒的、开荒斩草的人很多。他们从山东来，从河南来，从河北来，也带来了一些唱。我十七岁那年，有两个姓王的男孩子，哥哥十七，弟弟十五，由一个叫董殿卿的老艺人领着，流落到舒兰县以后，哥哥唱旦，身穿花布裤褂；弟弟唱丑，头戴黄色丑帽，鼻子下边安个小黑胡，抹双鬓；不化装，专靠变脸。他上身穿白布衫，系青腰带，耷拉着两个穗。裤子是兰色、散腿，脚蹬青面薄底鞋。他们的节目有《绣花灯》、《绣荷包》、《绣腰褡》、《绣门帘》和《画扇面》、《八出戏》等等。唱的也很好，有点坠子味。就是听不大懂。小哥俩唱完一段，姓董的就从头到尾介绍一遍唱段的内容。

“九·一八”以后，他们就回老家了。

二人转占农村的时候多。它演起来省事，听起来实惠。在院子里唱，下雨了，就钻到牛棚里去，把牛槽子搬到一旁，脱下鞋光着脚，踩着牛粪，一跐一滑地又扭、又说、又演、又唱。观众们在牛棚子外面顶着雨看。还一边瞅着一边说：“这怕啥，庄稼人常遇着雨！”

每逢唱到有老太太出场的戏，我们就向观众去借服装：“大娘有布衫没有？借穿一会儿。”老太太一听，可高兴了。赶快回家把衣裳拿来给我们用。没有蒲扇，老大娘就送来一把扫炕笤帚：“给，就拿它顶替吧，象不象，作比成样。”

由于生活习惯、风俗人情和方言土语的不同，关里的东西传到我们这里以后，山东的大姑娘，就变成东北的了。凤阳歌或莲花落，也加进去了吉林味儿。这么一变，当地人得意，唱的人也得施展。

就这样，二人转在和吉林人民息息相关的过程，也就是它形成地

方性、群众性的过程。

若问吉林二人转究竟有啥特点？依我看，就是：唱遍了白山林海，唱遍了松江两岸，有好腔好调，有一股土味儿；外地艺人来了，一喝松花江的水，一吃东山里的苞米碴子、平原地区的小米饭，你不想变也得变，变来变去，就变成吉林的了。

### “江东不好唱，我单上江东”①

俗话说：“黑土地的拉拉蛄，到黄土地就拱不动。”唱二人转，有时候也是这样。外地的艺人，本来很愿意到吉林一带唱唱。可是，有的因为唱得不合当地人的“胃口”，就站不住脚，十个有九个都蔫退了。

老艺人杜国珍②可不一般。他本是辽宁省人，一听说江东的唱饭不大好吃，他不但从江西来到了江东，而且还当众说：“江东不好唱，我单上江东”。“不光上江东，还要压江东。”就由这儿，他给自己取了个艺名叫“压江东”，于民国年间，来到松花江以西的乌拉街界。

当时，他三十左右岁。长相没看头。嗓子好，调门好，词硬，句头整齐，字眼清楚，唱得又实惠又准成。再就是人品好，老实厚道，不抽烟，不喝酒。艺人们都亲切称呼他“老哥哥”或“老兄弟”。

他把东北大鼓调都唱绝了。听起来顺耳，人人入迷。我的大鼓调，就是跟他学的。

有一天，我说：“哥哥，我想朝你要点东西。”他问：“什么？”我说：“《探臣》③开头的大鼓。”他说：“不行，艺不轻传。你学不好，白瞎我的名声了。”我说：“错不了，你就传给我吧。”他嘴里说不行，可唠着唠着，开始教上了。过了几天，我唱给他听，他先是说：“砍的不如旋的圆哪！”随后，又说：“行，差不多了。”

---

①江东，指松花江以东。

②杜国珍，艺名杜大下巴。

③即《唐二主探臣》。

天长日久，我们都跟他学了不少唱。他也向我们学了不少唱。一来二去，年轻艺人尊重他，年老艺人赞成他。我们这个班，原来是“里不出，外不进”的班。①可有一天，杨奎②这位老艺人却当着大伙的面说：“行啊，国珍，老哥哥承认你是‘压江东’。”你听，他说啥？“不，我和你们早就成了一棵菜了。”③

后来，他一直唱到唱不动了，才回铁岭，老死在原籍了。

## 二人转的得名

我乍学艺时，人们都把我们叫作“唱蹦蹦的”。从舒兰县往北，一直到哈尔滨一带，都这么叫。

艺人自己可不这样叫。走到半路途中，如果碰着官相，④就说我们是“江湖人”，或者说是“唱双玩艺儿的。”

有一年，我到永吉县大屯去“打尖”，⑤一个小孩子喊：“妈呀，来唱双玩艺的啦！”他妈一听，赶忙纠正说：“别瞎扯，人家那是唱蹦子的。”老乡的好心正名，倒把我弄得哭笑不得！

艺人们也有叫作“边曲子”⑥的。其中包括：

“坤曲”——分男女篇的爱情故事。包括《美女思情》、《双锁山》、《刘金定探病》、《王美容观花》，等等。

“光棍子曲”——多半是描写男人的事儿，很少有女的。包括《浔阳楼》、《古城相会》、《华容道》，等等。

“翠曲子”——都是粉的。其中包括《上北楼》、《借情》等。

也有的把双玩艺儿叫作“唱小秧歌的”。乌拉街一带的满族人好这么说。东山里的烟麻窝棚和木排市，都说是“唱热闹的”。这些地

①指几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，唱得很合手，谁也离不开谁。

②杨奎，艺名“杨践子”。永吉县缸窑人。“作骨生芽”唱丑的。

③抱成一个团的意思。

④“官相”指旧社会的地方官吏、警察。

⑤“打尖”即吃饭。

⑥“边曲子”也叫“编曲子”。

方的群众对艺人很恭敬。对二人转也很推崇。

艺人自己也有一些行话，把唱河北梆子的叫作“吃明条的”。把吹鼓乐的叫作“吃喷条的”。把唱驴皮影的叫作“吃照条的”。把说大鼓书的叫作吃“海哄子的”。把打哈拉把的叫作“吃单生意的”。把唱二人转的叫作“吃双条的”。有的时候，艺人们为了反对说自己是唱蹦蹦的，还通过说口端①观众：

丑 要唱蹦蹦，时气就背兴  
出门卡筋斗，还净长伤寒病。  
旦 那可叫啥好呢？  
丑 叫唱莲花落好，  
要唱莲花落，时气就来到。  
出门去干活，  
元宝往家抱。

这段说口，要拿新眼光来看，当然是有宿命论和迷信色彩的。可在那会，主要目的，还是为了争取在群众当中对我们这一行有个正确看法。

也有的看唱丑的常拿彩棒，就说我们是唱“棒棒戏”的。

“春歌戏”这个名字，是解放后，由我起的。当时，主要考虑到秧歌里有“村人路上唱春歌”这样的词，因此，觉得叫“春歌戏”挺豁亮。后来，省里多次召开二人转工作会议；到会的老艺人们也在一块议论过这个名字，有的同志表示同意。但一直没有叫开。

叫二人转，也是解放以后的事情。一九五三年四月间，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、舞蹈会演大会上，它就正式出现了。

“东北地方戏”这个名称太笼统，不大合适。至于“拉场戏”，艺

---

① “端”——开导的意思。

人叫“彩出子”。和评剧最早叫“拆出”②相仿。意思是，唱二人转的也分固定人物，拉开场子唱戏了。但它只能算是从二人转往戏曲方面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，是东北地方戏曲的一种雏型，并不能代替二人转。也不应该认为它就比二人转高了多少多。依我的见解，二人转就是二人转。它有它自己的来龙去脉。它有它自己的艺术规律。它有它自己的发展前途。它是有独立存在价值的一种艺术形式。

---

②“拆出”——胡沙同志在他编著的《评剧简史》中说：“这些小班社后来在镇子上的小茶园里唱，光唱对口就不行了，观众就会腻了，就开始唱‘拆出’也就是唱一出完整的小戏，如《小姑贤》这个剧中，有小姑、嫂子、哥哥、母亲四个角色，一个演员扮一个角色，出台演戏，这就叫‘拆出’。”